

孤独之路，成长之旅

——读余华《在细雨中呼喊》有感

○ 吕博

孤独是生命里必有的黑暗，它像一只猛兽，你逃避，它就追逐、吞噬你；你接受并穿越它，它就会生出强大的力量，让人生闪现荣耀和光芒。

长篇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在1965年的一个夜晚、一条幽静狭窄的小巷、一个女人的嘶哑呼喊中开篇，以主人公孙光林的视角，讲述了家庭变迁和个人成长的故事。余华笔下的孙光林是一个爹不疼、妈不爱的少年，他渴望获得亲情与友情，却一次次被孤立、毒打，被羞辱、抛弃。

陷入孤独，我们常常会感到惶恐。孙光林在6岁时被送到养父母家，12岁时因为养父自杀、养母离家，他又重新回到儿时的南门。这次回归，让他比六年前更加觉得自己和血缘至亲相隔“万水

千山”。此时的他在家中的位置变得十分尴尬，情感的疏离让他的行为显得拘谨冷漠，他像个局外人。孙光林面对孤独的内心是恐惧的，当他被哥哥孙光平欺负，怀着对父亲的信赖找到父亲时，却因为哥哥与弟弟联合诬陷他而被父亲鞭打。这时，他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彻底被亲情抛弃了。

对原生家庭的绝望让他内心燃烧起对友情的渴望。友情本来应该是彼此惺惺相惜的，但他把友情的对象错选成并非同路人的苏杭，最终换来的是苏杭对他的嘲弄和不屑。孙光林在喧嚣中品尝着热闹，内心却无比荒凉，当他最终决定和苏杭分道扬镳时，他又回到了一个人的孤单里。

孙光林从最初的刻意讨好、假装合

群，到最后决然逃离无爱的原生家庭，断然远离虚情假意的朋友，最终与真实的自己和解。

孙光林的故事里，有着无数普通人的影子。曾几何时，我们都渴望外界的温暖与滋养，最后却发现，自己的假装合群只会换来热闹的孤单。当我们学会像孙光林一样，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，而是以真正的自我开始独自生活时，我们往往会发现，自己的内心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然。

当孙光林悟透了孤独后，他的内心逐渐强大，此时他遇到了真正的友情。苏杭的哥哥苏宇是一个和孙光林一样安静的人，并且有非常强的共情能力，他给予了孙光林持久的温暖。他们常常在校园里结伴而行，放学后苏宇会把

孙光林一直送到南门的那座桥后再离开，他满足了孙光林对温情陪伴的渴望。孙光林以为这种温暖会一直持续下去，但苏宇却在19岁时因为脑血管破裂死亡，孙光林又回到了无依无靠的孤独中。

此时的孙光林已然是一位清醒者，他悟透孤独才是生命永恒的底色。这时，他决定通过读书跳出这个孤独的泥潭，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。他顺利考上大学，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生活。

面对孤独，我们不必刻意拥有多少朋友，也不必执着于索取亲情依赖，而是要接受并享受孤独，升华自己，奔赴美好人生。

小说 连载 109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疑惑之际，谢榛已走到门口。隔着十几米远，谢榛认出来了，果真是李攀龙、王世贞两位。

谢榛快走几步，走近两人，兴奋地喊，于鳞、元美！

李攀龙说，今天有喜事，元美授职了，与我一样，刑部主事。所以前来找你，一为元美庆贺，二为切磋诗艺。

谢榛紧紧握住元美的手，说喜事，喜事，真是喜事，祝贺你，元美！

王世贞笑笑，说，十几年的苦读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

三人说说笑笑，走进一家酒馆。叫了四个菜，要了二斤衡水白干，一斤绍兴黄酒。王世贞是南方人，喝不惯北方酒。

酒随意而喝，话随意而谈。祝贺王世贞的话重复几遍后，谢榛说出了自己的困惑。

李攀龙说，近来，我把茂秦的诗全都看完了，十分佩服。诗作句稳字响，古朴雄健，不愧斫轮老手。但是，全集嘛，难免有沙有金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有人慷慨出资，那就不妨再出一册。出一册选集，只选律诗，五律、七律。

谢榛一拍手掌，说，就依攀龙之言，出选集。

王世贞说，再想一个好的诗集名字，那就锦上添花了。

三人不再喝酒，默默地思考。光阴一寸一寸地向前走。墙上一只小虫，慢慢地往上爬行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王世贞一拍桌子，说，有了，茂秦兄像是一只燕子似的，四处游历，那就名为《游燕集》吧！

谢榛听了，马上说，这诗集的名字好。

李攀龙说，这样，既然有了诗集名字，剩下的选编一事，我愿意为兄效劳。

谢榛站起来，敬攀龙一杯酒，说，那太感激于鳞了。

不客气。

(未完待续)



以书为舟 乘风远航

○ 秦爱喜

冬日午后，温暖明亮的阳光照进图书室，孩子们都在专心读书。恍惚中，我回到了少年时代。

那时候可以读的书很少，父亲偶尔去镇上开会时，会带回一本作文选或者一本连环画，我和弟弟如获至宝，争抢着看。

我没有考上学，感觉读书没读够。到别人家串门时，看到有书，不管新的旧的，我都看得入神。姥爷曾经问我，看得懂吗？满腹珠玑、言之有理啥意思？我想了想，说：“就是肚子里有学问，说的话有道理呗。”姥爷乐呵呵地说：“你真能看懂了呢。”这大概就是我的优点。

我不会跳皮筋、打扑克、跳房子，只会捧着同学借给我的连环画看，也会给弟弟妹妹讲故事。

有一次，我在去赶集的路上看到一

张旧报纸，捡起来看了看，上边竟然有作家宗良煜的专访。后来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，请教写作方法。半年后他回信了，他的回信龙飞凤舞，草书写得苍劲有力。

他在信中说，要想走这条路，就不能怕跌倒，要常练笔。之后，我的日记基本没有断过，现在，已写了60余本。然而，我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在家务农时，我去学校借书看，让语文老师帮我修改文章，老师说：“你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了，可以去找县文化馆的老师请教。”

之后，我和闺蜜走了很远的路去了县城，找到县文化馆的创作员，他说的都是自己的获奖经过，我只记住他与我同姓。

后来，我得到村里一位贵人的提携，

走上了讲台，遇到了优秀善良的同事，遇到了知人善任的领导，才能一路与文字相伴，转眼已近30年了。

现在的孩子能在学校图书室尽情地饱览书籍，多么幸福啊！可惜我的班主任去世了，作家宗良煜也英年早逝，我却还是那个奋斗在路上的我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，我连忙用书遮住脸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梦犹在，人已老……

坐在我旁边的学生看见我流泪后有些惊讶，我擦干泪水对学生说：“我是羡慕你们能幸福地读书，你们可要努力学习呀！”

图书室外的操场上，三三两两的学生聚在一起做着游戏，祝愿这些无忧无虑的学生能够带着梦想起航，到达理想的彼岸。